

# 第一章

## 恐怖活动的策源地

### 1. 日本秘密社团内幕

20 世纪初叶，是日本秘密社团的鼎盛时期，而在数以百计的秘密社团中，黑龙会组织最为庞大、最有势力。

“黑龙会”一名本身就具有神秘色彩。人们往往以为加入这一神秘的、与许多恐怖活动有关联的组织，必定很有刺激性。一位印度作家把他想象中的入会程序形诸笔端：

“他先被蒙住眼睛，带到东京附近某山中的一个神道祭坛，然后被引到一个房间内，那里有几个穿白衣的人在等着他。他们身上的白衣象征死亡，人人惧怕的首领头山满就在

他们中间。他回答过一些问题之后，又被带到一个院子里，那里有一个刽子手，提着鲜血淋漓的大刀，脚下横着无头的尸体，刽子手警告他，这就是叛徒的命运。然后，他被人从头到脚涂上鲜血，这使他十分厌恶。但是他们随后使用泉水把他身上的血洗去，给他涂上上等的油膏，好像外国女人上妆一样。一个带着面具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对他入会的事进行表决，赞成的以长刀指地，不赞成的则亮出短刀。结果他得到一致的通过。于是他发誓终身致力于将白人驱逐出亚洲的工作。首领头山满拔出刀来，刺破自己的手臂，放三滴血在一碗饭里。他这位新会员也照样办理，然后交换血饭，吃下肚中……，

这段充满神秘、恐怖气氛的描写，当然只是作家的想象而已。在日本，谁要是想加入黑龙会，其实手续十分简便，他只要把姓名写给干事，再加上一笔不大不小的捐款就行了。

加入黑龙会是这样，加入其他秘密社团也大致如此。一个典型的秘密社团，是由一个头目和一群喽啰组成的。在日本骚乱迭起、“爱国”生意因之大为兴隆的时候，结社的基金很容易募集。只要打出一个旗号，标榜“爱国”，提出一个与政府的“武国”方针相吻合，赞同对外扩张的什么“主义”，就会有人出钱支持。而有了资金，这些秘密社团也就可以租下几间房子作为“总部”，广招人马以扩充势力。

在社会平静时期，秘密社团便会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老板和几个党羽。至于文件记录之类，几乎没有。但是形势一旦需要，骷髅就会血肉丰满起来。它随时可以派遣大批狂热的浪人，带着手枪和炸弹去暗杀、去绑架、去爆炸他们所选定的目标。

这些秘密社团能够一呼百应，招之即来，是因为老板的党羽都是一些颇具“声望”，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的人物。某

著名社团的《社员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某某，执行部主任，紧急时能动员大批壮士。”

所谓“壮士”，即是那些死心塌地地为他们的“主义”，确切地说为他们的老板效忠卖命的亡命之徒，这些人最有利用价值的一面，便是敢于将生死置之度外，去执行暗杀任务并担当其后果。

缺乏固定性，是许多秘密社团共同的特征。一个社团的社员，也许是另外十几个社团的社员。他们来去自由，从一个团体转移到另一个团体，同时可以在多个社团挂名，如此一来，新的社团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一些缺乏号召力的社团也在不断地消失。

由于一些小的社团处在流动状态，不断地解散和结合，因此如果开一张秘密社团的名单，一年之后就过时了。许多社团的社址或是设在社中干事的郊外别墅里，或是租用价格低廉的写字间。许多好听的名称，不过是许多浪人冒险家为了吸引大众的注意力而挖空思想出的商标而已。

一些大的社团，“门面”比较像样，有办公室，有职员，有的社团还开着简陋污秽的旅馆，常有一些面目狰狞的“志士”出入其间。声势煊赫的黑龙会会址，就是设在会长内田良平的寓所，在那里，有许多书记与助手供他差遣。

日本秘密社团的名称和它们的宗旨大多受一时政治风气的影响。其中“民族主义”、“国权主义”、“帝国主义”、“亚洲门罗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等，是他们主要的信条。大多数社团主张对外扩张，鼓动政府发动侵略战争。他们指斥政府的“柔弱外交”，认为理性或讲理乃是强者所不屑的柔弱的工具。他们鼓吹效忠天皇，但同时又根据自己的需要违反天皇的诏谕。一些颇具势力的社团宣称，他们的使命是监视卑污的政客，不准他们做出有损日本光荣的事来。而日本

的所谓“光荣”，总是鲜血淋漓，与屠戮和征战连在一起的。

在那些自诩为“爱国志士”的浪人的信条中，对外战争和对内独裁，是民族伟大的重要标志。对于那些制定决策的政军界要人，一旦违反了他们的这一信条，他们便采取制造恐怖事件或暗杀决策人的手段，以阻止政府实行这些政策。

在当时的日本，造反、叛乱、谋杀的事屡见不鲜，那些暗杀活动的指使人和杀手从来没有性命之忧。刺杀首相的凶手，不但不会被处死，反而会成为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因此也就会有许多浪人乐于接受首领交给他们的暗杀任务，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来为自己赢得“英雄”的桂冠，罩上“爱国”的光环。

由于暗杀成为一种影响或左右政府制定决策的手段，故日本政治曾有“暗杀政治”之称。而这种以“爱国”为幌子，靠暗杀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幕后指使者，恰印证了英国作家塞缪尔的一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都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阴谋与暴力的象征、富有神秘色彩的势力庞大的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它是从日本秘密社团的始祖玄洋社脱胎而来的。该会主张将日本的疆界扩展到中俄交界的黑龙江，因而取名为黑龙会。著名的浪人之王头山满，往往被人视为该会的创办人和会长。他其实两者都不是。黑龙会的创建人是内田良平，头山满是它的幕后指挥。

内田良平是头山满的得意门徒，他帮会的成分较少，政客的成分较多，他平时爱访问政治家，与他们结为朋友，并且经常写文章，宣传鼓吹自己的理论思想。1901年1月，他与几个玄洋社社员和同路人策划创办黑龙会，1901年2月3日，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事先拟定的“旨趣书”和“规约”。

黑龙会主张日本目前的急务是对俄开战，然后打进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为经营大陆奠定基础。

黑龙会成立不久，便大造舆论，发行《黑龙会会报》及《黑龙》月刊，登载会员侦察到的中、俄、朝三国的资料，同时设立黑龙语学院，教授俄语，培养“俄国通”。《黑龙会会报》第二集发表了一篇 70 余页的长文《日俄实力的计算和战争的利弊》。日本政府深恐泄露国家秘密，下令禁止发行。黑龙会还刊行《最新满洲国》和《俄国东部经营部分全图》，这是一幅东部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精密大地图。

内田良平在黑龙会成立之前，就已潜入俄国侦察，对俄国的情况颇为了解。黑龙会成立后，内田良平在《东亚时论》上发表一篇名为《俄国内部的大缺陷》的文章，揭露了俄国外强中干的真面目，并著有《俄罗斯亡国论》一书，除出版单行本外，还在东亚同文会的杂志上连载。

1904 年 2 月，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领土和在华各种特权而发动战争。玄洋社、黑龙会等秘密社团对日本政府发动这场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战争期间，黑龙会向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地区派出了大批密探。内田良平亲自带人到西伯利亚以开设柔道馆做掩护，刺探俄国各方面的情报。

黑龙会成员的成分颇为复杂，上至政军界要员、学者名流，下至流氓地痞、职业间谍、妓女毒贩，以及受雇于人的杀手，无所不包，可谓社会各个界层的人物都有。

与黑龙会有联系的政治上最显赫的人物是广田宏毅，他是头山满的同乡与知己，他的家庭曾经受过头山满的帮助。他是黑龙会最早的赞助者之一，又有某些原始资料记载，他是黑龙会的成员。不过他像头山满一样，一直隐身于幕后。他当上首相之后，对黑龙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广田宏毅任首相期间，外务省每年都拨给黑龙会大笔的秘密活动经费。

日俄战争结束后，黑龙会又派遣大批会员到中国活动，他们打入社会各个阶层，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这些浪人间谍，除了搜集情报外，经常挑起事端，制造骚乱，策划暗杀、绑架恐怖活动。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害不浅。

辛亥革命爆发后，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与一些著名浪人觉得有机可乘，纷纷来到中国，与革命党取得联系。他们支持革命党的目的是为了在革命党胜利后攫取中国东北。内田良平就在他的《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说，孙中山在同他的一次谈话中口头承诺，待中国革命胜利后，把“满蒙”让给日本。这本书于 1932 年由黑龙会出版后，被日本不少著作援引，说孙中山确实对内田有过“承诺”、“谅解”或“君子协定”。

内田良平之所以伪造这次谈话，是因为他于 1931 年 6 月成立了推崇法西斯主义的大日本生产党。

该党是一个全国性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有党徒 1500 人，由内田良平任总裁，头山满任顾问，并在国内外设有支部。第二年，党徒一度发展到 16000 人。其“主义”是“以大日本主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而内田良平的《日本之亚细亚》就是大日本生产党的纲领。为了配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东北的侵略行动，他认为需要借孙中山的威望，伪造这样一个“口头承诺”作为历史依据。

黑龙会在中国的活动经费一部分由日本政府和财阀提供，一部分则来源于在东北、华北与内蒙古等地经营毒品、开设妓院的收入。

黑龙会在日本国内的活动影响巨大，除了出版书刊，为侵略扩张大造舆论，举行民众大会，要求政府向中国派兵，而且频频制造恐怖活动，暗杀的对象从银行家、实业家、内阁大臣，直至首相。它的势力足以对日本政府构成威胁，因

此内阁制定的决策常会由于黑龙会的反对而进行修正。

黑龙会等秘密社团成了日本政府对外侵略的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

继黑龙会之后成立的另一势力庞大的右翼社团，是“大日本国粹会”。

1919年10月10日，在原敬内阁的内相床次竹二郎的幕后操纵下，以关西浪人西村伊三郎和关东浪人青山广吉等人为主导，创立了大日本国粹会。该会的本部设于东京，后迁移至京都；会员号称60万人。这些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到处制造暴力事件，大搞恐怖活动。

与在指导思想属于右翼的玄洋社、黑龙会相比，大日本国粹会有“任侠右翼”和“行动右翼”之称。所谓“任侠”、“行动”，说穿了就是以暴力推行他们的“主义”。他们破坏各地工人的罢工请愿活动，介入种种争端，暗杀与自己政见相悖者，恐吓财团、企业的首脑人物……这一事端尚未平息，又去制造另一事端，以“警醒世人”。

这个组织把天皇制绝对化，并号召日本人要选择“应有的正道”，如不遵循这一原则，就会被视为“非国民”而加以攻击，甚至对其采取暴力行动。他们美化日本并将其理想化，并极力宣扬对外扩张的侵略思想，在军人和中产阶级当中有很大的影响。

## 2. 神秘的浪人之王——头山满

黑龙会的幕后指挥者头山满，在日本浪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活动在日本朝野产生过

很大影响。

在日本，有关头山满的著作达数十部之多，其中有不少书把他描写成为“巨人”、“忧国之士之栋梁”、“东洋豪杰”、“国土的典型”和“浪人之王”。一个敬仰他的作家在书中写道：“一个日本小学生也许不知道首相的名字，但是他一定知道头山满的大名。”夸大其辞的鼓吹，使头山满变成了一个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

头山满，号立云，1855年生于九州福冈县一个破落武士家庭。原名筒井满，后因家境贫困，18岁时过继给母亲娘家——破落武士头山家做养子，取名头山满。

日本1868年王政复古时期，头山满还是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整日身穿破旧肮脏的衣衫，在福冈街市叫卖甜薯。但是他后来却成为日本黑社会最有势力的帮魁，成为浪人社团的老头子。而他的名字，也因同多起重大的暗杀案件有关而闻名于世。他活了90岁，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亲见和经历了日本历史的重大变革和多次侵略战争，他靠其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些侵略战争中搞了不少阴谋活动。

头山满终身不仕，也从未发表过任何文章。他之所以能影响日本政界，是因为他是刺客和浪人的老头子。对于他的追随者，他表现出暧昧、深奥和谜语般的缄默。他慷慨好施，有过人的聪明和极高的声望，能够很好地控制平冈浩太郎和内田良平等颇有才干又桀骜不驯的人物，使大批浪人死心塌地地追随他，并乐意为他而死。

头山满的青年时代颇为坎坷。他遍游日本山川，途中常以野菜果腹。为了对自己进行艰苦的磨炼，他赤脚走路，夏季不用蚊帐，任蚊虫叮咬，颇像中国苦修的僧侣。他曾和一个禅师比赛忍耐力，看谁躺在床上不动的时间最长。不过，这种苦修经常中断。他有时也与人竞争艺伎的青睐，并时常

梦想发财。当他第一次与外务大臣曾祢会面时，曾祢问头山满，他有无可以为头山效劳之处，头山满回答，此时最迫切的事就是如何使他成为富翁。

但是早年贫穷的头山满，到了 35 岁以后，却成了煤矿资本家。在北海道和福冈都有他的煤矿，而且从农民那里廉价购买土地，做贩卖经纪人，以从中牟取巨利。到了老年，日本内阁给予他殊荣，天皇裕仁太子举行婚礼和后来加冕时，都邀请他参加。近卫文麿首相也请他做客。到东京涩谷区他的家中去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这些拜访者有的来自日本各地，有的远涉重洋，来自中国、印度、朝鲜，或者欧洲与美洲。他已经成了世界闻名的人物。

头山满不大对传记作家们谈到他的早年。可能由于他是过继给母亲娘家，并改了姓的缘故，他从不向人提起他的母亲。他少年时代除了叫卖甜薯之外，还有当木履匠学徒而不得的经历。他在家乡的私塾受到启蒙教育，受到“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他 17 岁时因患眼疾到女医生高场乱开设的眼科诊所求医。后来又在高场乱的私塾求学。他在那里修完了《十八史略》、《左传》等典籍，并且记下了高场乱讲述的许多民族英雄的故事。这些民族英雄，是他当时崇拜的偶像。他们对他确立未来的人生目标，起到启发和激励的作用。

头山满的事业是从参加西乡隆盛于 1877 年发动的反政府叛乱开始的。但是叛乱很快被政府残酷地镇压，头山满也被捕下狱。后来西乡隆盛因叛乱失败而自杀，他才获释。此后，他又因涉嫌与刺杀中兴名臣大久保利通一事有牵连而被捕。但那时他手下已有一大帮追随者，政府为了不致引起骚乱，将他拘留一段时间后，便释放了他。

西乡隆盛叛乱受挫，使得浪人们感到一时无所依归。头山满怀着惆怅的心情加入了著名政治家板垣退助创建的爱国

社。后来爱国社派生出许多社团，板垣把这些社团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议会促进社”，社员达 9 万人。他们领导这一力量，迫使政府制定宪法，设立议院。政府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头山满由于他的影响而被邀请为议院的后补议员，但他拒绝了这个邀请。他知道自己的前程在哪里。

头山满随着玄洋社的成立而名声大振。他凭着已经赢得的威望和拥有的势力，不把政府放在眼里，凡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在执行中一有所谓“软弱”表现，他便觉得极不合胃口，就要起来反对，用种种手段对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政府按照他的意图行事。

1889 年，他煽动浪人要求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扩大军备，以便“膺惩中国”。当时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大隈重信正准备向各条约国家妥协，签订一个协定。头山满进谒伊藤博文首相，向他提出抗议，然后指使玄洋社社员来岛恒喜刺杀大隈外相。大隈被炸弹炸去了一条腿，投掷炸弹的来岛恒喜却以自杀而成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政府也因这一暴力行动而改变了向各条约国妥协的政策。

头山满因涉嫌幕后指使暗杀大隈外相而被捕，后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但由于这次事件，许多政治家都对他和黑龙会怀有戒心。日本政府企图收买他，要他到东南亚某国去当驻外使官，被他拒绝。

头山满是一个很善于表现自己影响力的人。1912 年明治天皇逝世时，他向内阁递交了有他署名的声明，要求全体内阁成员以“自殉”来谢其未能“阻谏天皇忽视健康”之罪，理由是明治天皇嗜饮法国酒，而内阁成员却不对天皇这一嗜好加以谏阻。因为内阁成员不“阻谏”天皇饮酒的嗜好而要求他们“自殉”，明显是小题大作，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是很善于寻找借口，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闹大，从而显示

他对政府的影响力。

1920年初，太子裕仁选择久迩帮彦亲王的女儿久迩良子作为未婚妻时，曾遭到军界元老山县有朋的反对。他反对这桩婚姻的理由是：良子有色盲的缺陷。然而真正的原因是他怀疑久迩亲王一家的用心，害怕久迩家的势力因与未来的天皇联姻而扩大。山县有朋反对裕仁的婚姻，得到了政界元老西园寺公爵的支持。

久迩亲王为了挫败山县有朋的阻挠，秘密会见了头山满，他把一大笔钱交给这位浪人之王作为酬谢，要他给山县以有力的警告。

头山满是十分乐意以破坏政军界要人各种与他意愿相违的计划，或是阻止他们此类的行动而显示自己的势力的。他当即答应久迩亲王，愿意为促成良子与天皇的婚姻效劳。他很快便派出一名身手不凡的亲信刺客去拜访山县有朋。当然，他不是叫这个刺客去刺杀山县，而是带去了黑龙会对他的警告。这个刺客闯进山县有朋的宅邸，向山县说明他的来意后，即行告辞。他在鞠躬告辞时，颇有礼貌地威胁说：“本人如能领受尊夫人的性命，将不胜荣幸之至。”

山县有朋并不惧怕这种威胁，但是他的长州藩的同族人却很不放心，他们自动负起了保护他全家的责任，他们身穿便服，昼夜轮班站岗，护卫山县一家。

时隔不久，头山满又得到一个显示自己的威力的机会。

长期以来，皇太子裕仁一直打算以欧洲之行来结束他的学业，并已同英、法政府拟订了各种安排。军界元老山县有朋也同意这一计划。内阁成员一致认为此行会改善同英国的关系，从而有可能恢复有利的日英同盟。

但是，政界元老西园寺公爵却不这么看，他已风闻久迩良子的叔父东久迩宫，有借裕仁天皇旅欧而扩大自己在政界

的势力范围的企图。于是，他便通过他的女婿和养子，即西园寺八郎，向报界透露了一个说明，大大歪曲了裕仁出国旅行的原因，说是原先就反对这门亲事的山县有朋，正想把裕仁送走，以使他对良子的热情冷下来，进而破坏婚约。

这个消息起到了预期的作用，一夜之间，日本民众和报界群情激愤，一起反对裕仁欧洲之行。一些报纸载文指出，山县有朋会在裕仁离开日本时杀害良子，西方人会嘲笑裕仁喝汤时啧啧作声的习惯，朝鲜的刺客将在特拉法加广场把裕仁砍倒，又说裕仁将由于欧洲人那种讨厌的擤鼻子的习惯而感冒等等。

头山满了解裕仁殷切地盼望出国访问，并希望旅途平安。但是在他尚未了解局势的全部微妙之处时，他忠诚狂热的手下却把赌注押在阻止裕仁这次旅行的斗争上。有几个打手已经发誓，要把自己捆在铁轨上，以阻止裕仁的专列开往港口。

年轻的皇太子被举国沸腾的舆论弄得很不耐烦，他希望能够早日成行，但又担心会遇到麻烦，于是他不得不派人去拜访头山满，请他命令他的手下放弃卧轨的计划。

头山满听完了使者的话后，点头表示同意。但他又告诉使者，让他转告裕仁，要求皇太子给他时间，以便他做出某种转移注意力的小动作，让他手下的人放弃自己的主张。

数日之后，一帮黑龙会的会员气势汹汹地闯进了西园寺八郎家中，他们严厉指责西园寺八郎与山县有朋勾结，反对裕仁与良子的婚约。最后，他们又指责他作为一个宫廷侍卫官，对报界人士胡乱议论裕仁计划中的施行，是严重的失职行为，他们要西园寺八郎站起来接受处罚。

西园寺八郎明白他被这些打手当成了他父亲的替罪羊，于是他拔剑而起，捍卫西园寺家的荣誉。

这些黑龙会会员都是好斗之徒，他们见西园寺八郎首先

动武，顿时兴奋起来，一个打手抓起了拉屏上的门闩进行抵挡，另外几个打手冲出屋外，去取藏在前门入口处的木剑，然后再次拥入屋内，围攻西园寺八郎。西园寺八郎见势不妙，一面挥剑抵挡，一面后退。他穿过后屋的门，打算通过后花园逃走，但被埋伏在街边的黑龙会会员抓住，这帮人用木剑将他痛打了一顿，临走时，在他遍体鳞伤的身旁留下一张两尺长的事先写好的纸条，纸条上历数他的罪状，并称他是“卖国贼”。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惩罚和羞辱，使西园寺八郎愤而自杀。

这帮黑龙会会员的行动，当然是受到头山满的指使。

然而西园寺八郎没有因这次毒打而自杀，他父亲西园寺公爵和头山满互相得体地道了歉，并一同向天皇请罪。裕仁皇太子为避免节外生枝，将前往英国的行期提前了一周。

1924年1月26日，裕仁和良子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应邀的来宾共有700余人，头山满也在其中。

头山满深谙如何使浪人们成为他的忠实信徒的诀窍，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效忠天皇的爱国行动，假如要暗杀一个派系的头领，就说他玷污了皇族的名声；假如要讹诈某个商人，就说是因为献身于皇业的某个社团需要资金。他的满口忠义之辞，赢得了浪人的钦佩，并且通过切磋武艺来与浪人加深个人的交情。

他在与人谈话中，时常夹杂一些吓人的寓言和奇闻。他讲起故事来，特别擅长诉说难言的苦衷，每讲一会，就要煞有介事地停顿好长时间。他能够通过面部表情装出一副瞌睡和发呆的样子，这模样可能真的是因为发困，也可能是为了从袖中抽刀杀人而麻痹对手。总之，听过他谈话的人会更觉得他高深莫测，神秘感人。

头山满威吓对手的艺术十分高明，他可以不显示任何武

力，不打破日本礼仪的任何传统规矩，不带任何武装地走到国会议员甚至首相的家中，使他们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发抖。

头山满笼络、控制浪人，为他效忠，当然并不仅靠语言。他成为煤矿资本家后，经常慷慨解囊，救济故旧和他的信徒。他曾将自己在北海道的一处煤矿卖掉，得款 80 万日元，将一部分钱用来还债，一部分则散发给手下的人。他把钱散发给遇到困难的信徒时，数也不数。他把从银行里取出的钱原封不动地包在纸里，只看一看纸包的厚薄来估计钱的多少。如果他的打手奉他之命搞暴力活动时被对手杀死，他会拿着礼物，边走边哭地送到死者家中去。他这一套把戏，无疑要比语言更能笼络人心，使信徒们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

头山满策划暗杀与恐怖活动，总是躲在幕后。他只要说一句话，或做一个暗示，他的手下就会圆满地完成任任务。但像要求政府加紧对外侵略扩张这样的大事，他却要亲自出马。

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之前，他让他的得意门徒内田良平组成“天佑侠团”到朝鲜去“纵火”。由于战争很快爆发，头山满无须再亲自出面做煽动工作。

1900 年，西园寺公爵和伊藤博文首相主张与俄国达成一项明确的协定，承认俄国对满洲北部的霸权，以换取日本对朝鲜的无可争议的控制权。

1901 年夏天，已经辞职的伊藤博文与西园寺加紧活动，试图促成内阁直接与俄国谈判。头山满觉得有必要给伊藤以忠告，叫他停止这项活动，因为他主张立即发动对俄战争。于是他便去造访伊藤博文。

时年 61 岁的伊藤博文有些耳聋，他在听取头山满的“忠告”时，尽管伸着脖子，一副全神贯注之态，却仍听不清头山满那低沉、含蓄的威吓。于是头山满说：“阁下让我坐近一

些，您就能听清楚了。”

心怀戒备的伊藤大声地拒绝说：“你已经坐得够近了。”

浪人之王，也是暗杀之王的头山满亲临宅邸，已使这位前任首相感到不安，他不能不警惕头山满突然从他和服的肥大袖管里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刀。

后来，伊藤推说自己年迈，已不问政事，才把头山满打发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时年56岁的头山满认为趁中国革命之机从中渔利的机会到了，他召开浪人大会，建立以援助革命党为宗旨的“友邻会”，派遣浪人来中国与革命党取得联系。

是年12月，头山满继犬养毅（后来曾任首相）之后，带人来到上海活动。他见革命党势力薄弱，又缺乏军费，就极力怂恿孙中山、黄兴与岑春煊、康有为合作，共同对付袁世凯。但因孙中山不同意而未能成功。

1912年，头山满又带人到南京总统府拜访孙中山，主张北伐，反对议和。因为他认为袁世凯不是亲日派，担心袁统一中国后，有利于英国而不利于日本。

头山满号召民间社团支持革命党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统一中国后，把满蒙地区让给日本。

“九一八”事变后，头山满与内田良平等人发起召开“满洲问题举国各派一致联合会”，派代表四处演说。随后又在日比谷公园会堂召开“满洲国”即时承认国民大会，为制造伪满洲国大造舆论。

1937年11月6日，日、德、意三国签订防共协定，25日，头山满主持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庆祝会。他在会上三呼“希特勒万岁”，对其后订立的日、德、意军事协定，头山满完全拥护。1941年秋，头山满命刀匠栗原秀昭用黄金锻造大

刀，赠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在给他们的信中说，日本进行的大东亚战争有了很大的进展，将要使英、美势力驱逐出东亚，他对此满腔喜悦，并怀着必定成功的信心。

头山满在去世之前，已预料到当他追随祖宗于九泉之下时，东京将有一个难得见到的大葬仪，内阁成员将会全体到场凭祭，在他的遗体前焚香默哀。因为广田宏毅首相曾经说过：“任何国家都没有一个像头山满这样有势力的平民。”

1944年10月5日，神秘的浪人之王头山满，以90岁高龄病逝于东京。

### 3. 日本法西斯运动的 两个“精神领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西斯主义右翼团体开始大量出现，将日本的法西斯运动推向高潮。而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则是法西斯运动的两大“精神领袖”。

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并非武士出身，而且均是思想家或日理论家，但他们也像川岛浪速一样，在一些历史或纪实著作中被称之为“浪人”。有资料表明，两人曾是黑龙会的会员，后来又组织秘密社团，并充当首领，这大概是他们“浪人”称号的由来。

北一辉，原名辉次郎，1883年4月15日生于日本新潟。他幼年健康状况不佳，读小学四年级时因病退学，中学未毕业又退学疗养，后靠遗产到东京居住并自学。1904年，正当日俄两国展开激战之际，北一辉正在东京上野图书馆中天天埋头苦读，两年后，他写下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

书，并自费出版了这本处女作。但该书因“思想过激”而被日本政府查禁。

北一辉早年同情中国革命，并积极投身其中。他经宫崎滔天介绍，结识了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并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前往中国，作为宋教仁的顾问与中日两国之间的联络员，奔走于上海、武昌、南京之间。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北一辉悲愤之下，决心要为宋复仇，并制定了具体的复仇计划。袁世凯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勒令他三年之内不得来华。

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北一辉又返回上海。但是，由于1915年日本政府企图独占中国而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被袁世凯所接受，激起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使北一辉深感意外。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运动，使他对中国革命彻底失去了信心。是年6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全国学生联合会也在上海正式成立，孙中山接见了联合会的学生代表，并给予他们经济支持。当时北一辉正在上海，他站在窗前，向街头反日的游行队伍望去时，不禁感到吃惊与不解：“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

他为此痛心疾首，并带病绝食，表示抗议。但他的抗议并未使他的“革命同志”有所改变，于是他决心回国。

他在回国之前，住在上海一个狭小的亭子间里，靠清水加饭团解决饥渴，在生活十分清苦，且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写出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原名《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这部大著完成之后，恰遇另一位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拿着右翼社团犹存社头目之一满川龟太郎的介绍